

《爱情心理探索》之一

眼角眉梢 都是恨

邹志安 著

ai qing xin li tan suo zhi yi
yan jiao mei shao dou shi hen



7267.5
820
2

030064



眼角眉梢都是恨

邹志安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眼角眉梢都是恨

——《爱情心理探索》之一

邹志安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3插页 139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2,245册

ISBN7-5059-0028-5/I·16

书号：10355·1028 定价：1.75元



作者像

作者小传

邹志安，陕西礼泉人，一九四七年生。自幼家贫，发愤读书，毕业于乾县师范，当过教师和文化馆干部。现为作协陕西分会专业作家、作协理事和主席团委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发表过《喜悦》、《粮食问题》、《关中冷娃》等一百多个短篇，《睡着的南鱼儿》、《乡野》等十多部中篇。已出版和将出版的有短篇集《乡情》、《哦，小公马》和中篇集《睡着的南鱼儿》。《哦，小公马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题 记

社会对于爱情心理常常采取鄙弃的、压抑的、遮遮掩掩的、轻视放任的或庸俗不堪的态度。但爱情心理作为人类心理的最重要部分，总在悄悄地、严肃地影响着社会文化的、道德的甚或政治经济的结构形态。社会已经惊讶地发现：由于它的错误态度，反而让“唯性论”乘虚而入，解放人性的同时却使人性由文明向原始倒退。社会已经摇头慨叹。

鉴于此，作者将把搜集到的大量有关事实，写成多卷集长篇小说《爱情心理探索》。它所要展示的是农民、工人、学生、干部、知识分子各阶层和农村与城

HH54 66

市、机关与学校、男人与女人、老年中年与青年各层次的形象的爱情心理。各卷将独立成书。

假使这些篇章能成为社会研究玩味的有用资料，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有所裨益，作者将感到莫大的欣慰。

1

在高考的前几天，唐林生的家里就不断地有人来，姑妈、姨妈、舅舅、姐夫、左邻右舍和村上的人……他们说了许多鼓励和期待的话，令唐林生激动不已。他们说到他的父母，为供他上学所受的种种可怜；特别提到他的父亲把新挖的红薯烤熟了几个，用手巾包了揣在怀里，在星期三下午给他送馍的时候把那红薯带去，走了七里路，解开的时候那红薯还是热的……唐林生，不断地回忆起他十二年间读书生活的许多细节……

“那么多人都在为我做准备，或者做出牺牲，都在期待着我……”他想。

在许多客人中，姐姐是每天必到的一个。她还不到四十岁，但面孔黑瘦，剪发已经几乎全白了。她日子过得紧巴，一年四季几乎没有闲过，因而经常有各种疾病。她是所有客人中最喜形于色的一个，显然已经预见到了那大喜的日子。她每天骑自行车跑一趟，而在考试的先天下午一进门就说：她晚上不回去了。把提兜解开，里边有几十个煮熟的鸡蛋，还有一盒葡萄糖注射液。

“你这几天就净吃煮鸡蛋吧，又耐饥又耐渴。”她说，

“村上的人都说，考试的时候不准上厕所……那葡萄糖针，每考一节前你就打破喝一支，我们村的周娃他爹，去年就给周娃喝这个，说考的时候心里不慌慌……”她还详细叮咛：打破后倒在茶杯里，看好，不要把玻璃渣喝下去。

唐林生一一答应，心里只觉得发热。

这天晚上，所有的人都为唐林生服务。大家注意他的神色和举动的意向，他刚张开半个口想要打哈欠，大家就手忙脚乱安顿他睡觉，好象他是四五岁的娇惯的小孩。他躺下了，小妹拿把扇子坐在他跟前给他扇。别的人，都在他跟前守候着，尽量小声说话。唐林生合了眼，但心里那激动的浪潮却一股接一股地冲击他，他猜测明天的考题难易的程度，感受着身边的幸福与期待的气氛和那神秘的喜悦必会降临的预感。他忽然觉得他就要出远门了，而且一去不返。这时，他一点睡意都没有了。刚由仰卧变成侧卧，就听姐姐在耳边说：

“你什么都不要想，要好好睡一觉呢！一定要挣扎着睡一觉……”

然后，姐姐约了母亲、小妹和别的人，到隔壁的房子里去。从那里传出轻得听不清楚的说话声……“我是要好好睡一觉！”唐林生想，觉得困倦象薄雾那样开始在头脑里弥漫……但突然间，他睡意全消，听到隔壁正在议论他熟悉的那个女子——那个和他同学三年，但预选不中的女子刘小虹。

“你不知道——”是母亲的声音，“今天一大早小虹她妈就来找我了，立地下马就要我给她个话。我说娃还没有考呢，你急什么呀？她不行，非要我吐‘核儿’不可……”

“小虹面善，她妈怎么就一对白牛眼，叫人觉得恶狠狠

的呢……”

“娘家的酵子不好，我怕将来发得稀酸的呢！……”

“林生知道吗？”

“他刚好一大早就到野外复习功课去了。”

“千万不能让他知道……”姐姐说，“他要心乱了，就什么都完了。”

“要不我怎么今天一整天心里都生那个恶婆娘的气呢……”

“声音小点！”姐姐说。

有轻轻的脚步声。显然是姐姐悄悄到唐林生的门口谛听了一下。

唐林生再也睡不着了。刘小虹是个和他基本上确定了婚姻关系的女同学。虽然没有举行订婚仪式，没有谈及彩礼方面的事，但三年来他们亲亲热热地相爱，双方早已在心里认定必然要结为夫妻；双方的家长也都认可，还添了小虹村的拉拉妈作介绍人。预选的时候小虹没有选上，她哭得趴在桌子上拉都拉不起来……“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小虹的母亲来干什么呢？”他想。那个脸色红润、体态丰满的美丽女子，一下子就闯进他的心里了。我怎么这几天就把她给忘了呢？她多可怜呀！她这些日子受了多少煎熬啊……想起她看他时那脉脉含情眼神，想起有一次他大胆抚摩她胖胖的手臂时她脸儿红得象要出血的样子，唐林生的心怦怦直跳，他爬起来，想要过去问问刘小虹的母亲究竟来干什么，又觉得不妥。“不能让父母亲、姐姐和小妹再为我担心了！”他想，“等考完试后我就去找小虹问问。”

疲倦，不安，各种模糊的意念与困惑，使唐林生直到凌

晨五点左右才睡着。但他不久就被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或者说被一种窸窸窣窣的气氛所惊动。他闭着眼睛感受这声音或这气氛，不久就听到妈的声音，象小时候叫他去上学时的声音那样：

“林生，林生，睁开眼，灵醒一下！”

他睁开眼，已经六点钟。距离考试还有两个小时，但他应该起来了，要吃一顿饭，要走五里路，最主要的他必须清理一下思绪，使情绪进入最平静、最单纯的临考前的状态。

姐姐给他打好洗脸水。洗完脸，又剥好了五个鸡蛋端到他跟前来。在他蘸着盐大口吃鸡蛋的时候，爹在一边抽旱烟袋，姐姐、母亲和小妹都定定地坐着看他。

“你一定要考好！”姐姐说，喉咙哽咽，忙掏手帕擦眼泪。

“你什么也不要想……”妈说，也哭了。

小妹的泪水也刷刷流下来。

爹用力在凳子腿上磕烟锅，不知是生她们的气，还是隐瞒自己的感情。

唐林生的心里再一次卷起热浪。他什么也不想。他只尽力去感受那样一种情绪，即：他欠了他们大家太多的东西，他们为了他都受了太多的可怜，他必须要对得住他们；假使一个月后他只看到了他们失望的脸色，那他简直就无地自容。就带着这样一种情绪的热力，姐姐送他上路。

麦子收过了，打光了，偶尔有一片麦茬地，场上有一堆堆的淋雨后发黑的麦草。一片片半尺高的玉米苗，沾染了黎明时的露水。一片片甜瓜地和西瓜地，铺藤设蔓，而瓜庵子里静悄悄的，间或有狗探头乱咬。七月清晨宁静的田野，使

唐林生的情绪得到转换，他觉得轻松与清新。忽然想到他们学校那个胖胖的和善的女老师，每逢她的儿子高考，她都说儿子太小身体又不好而阻拦他考，阻拦不住时就告诉儿子“全当耍哩，全当去经战场，一定不要考上，明年再下决心考”，而三个儿子都是一考就中。这老师要么就是真心实意，要么就是战术高明。可惜唐林生的母亲和姐姐不懂这些！但话又说回来：那老师的儿子都吃商品粮，又有钱，老师当然真心实意得起！他唐林生的母亲和姐姐，可没有力量放开手脚让他连续考五次；他唐林生身上所担负的，实在是太多太重，这次，实际上他是背水一战。

但第一节考英语，唐林生有足够的把握考九十分以上。

临近考场，刘小虹的影子，在他的心里闪现了一下。没等他捕捉住这闪现时的情绪，就看到了那大幅横标和执勤警戒的民警。

姐姐有点紧张，脚步迟疑了一下。

2

儿子走后，唐三嫂才觉得自己的心里松了口气，才感到困倦和肚子饿。她咬了几口馍，赶快到炕上去歪一阵。因为松劲，脑子里，就有了一阵莫名其妙的空虚。“人一生吃苦作难，为啥来？还不都是为了儿和女？可是，儿和女将来会怎么样呢？会认他的父母吗？父母说不定蜗蜗牛犁地白受苦呢！”她想，自觉得心情是苦凄凄的。她的唐林生，倒是个有情义的孩子，还不至于将来不认父母。可是，她所感觉到

的整个社会的气氛，是她所说不清楚的，是陌生而又令人隐隐不安的。“我想这些干什么！到哪里说哪里的话吧……我的儿子可就要成人了！”那新的激动，使她又涌出泪水。她进这个门快三十年了，丈夫无能，她受了多少苦！但她送葬父母，养育孩子，尽到了她这一代人的责任……

“他们姐弟俩该走到了吧？”她想，“他临走的时候，给钢笔灌了水没有？这孩子的两只嘴角角掉下来，把嘴封得死死的，总是不爱吭声……他这次要是给我争了这口气，无论考个什么学校，只要考中了，我一定豁出去三十块钱给村上请一场电影。可他要是考不中呢？”唐三嫂突然心跳口颤，想到了她的一只母鸡不下蛋，茶壶嘴儿好好的就掉了，许许多多不吉利的征兆，尤其是想到了那个胖婆娘。

胖婆娘人称六嫂，是刘小虹的母亲。胖本是一件好事，浑身上下，突噜噜的，看着有福气。可是这个婆娘有一双又白又大的牛眼睛，走路昂首挺胸，是一个恶胖子。人常说“昂头的婆娘低头的汉，线线辣子紫皮蒜”，都是厉害物件！要不是这婆娘阴气太盛，怎么能连着生了四个女子呢？那小虹倒是非常惹人爱怜的，可她这肥妈着实惹人不愉快。小虹要是将来也长成她妈这样的恶样子，学了她妈的性子，也象她妈一样只生女孩不生男孩，怎么得了！唐三嫂忽然对未来的儿媳刘小虹表示深深的忧虑。

昨天早上，刘六嫂一个人闯到唐三嫂家里来。本来，自从唐林生和刘小虹的关系明确后，是刘六嫂自己提出来为了说话方便一些而加了拉拉妈作介绍人，平时有话都让拉拉妈来说；可是这回她亲自出马了！她一大早就穿了一件白的良短袖衫，额头和小臂上都汗渍渍的，一进门就翻着牛眼到处

乱歇，然后沉甸甸的大屁股把凳子压得咯吱吱叫地坐下来。

“就剩你一个人了？”她问。

不管怎样总算亲家，唐三嫂又递毛巾又递茶，陪笑问：

“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呢？”

“谁还规定早上不能来？”刘六嫂尽管笑着回答，那眼睛却带着恶劲儿直在唐三嫂脸上瞟。

“有事吗？”唐三嫂小心地问。

“你倒拿捏得挺稳呢！”刘六嫂说，“你娃跟我娃的事，咋办呢？”

“什么咋办呢？”唐三嫂不明白。

“你别装糊涂！我来问你：你娃要是考上大学，咱们还算有没有这事？考不上了，当然不用讲，事情肯定瞎不了。——当然谁都盼娃考上，不盼他考不上。可是他要是考上了，不要我娃怎么办？或者他考上了而不要我娃，让我娃白等三五年，那时把我娃登一脚怎么办？你说！”

唐三嫂本来为儿子考学的事忧愁着，这个婆娘这样一搅和，叫她满肚子不高兴，但她强颜作笑，说：

“我的儿我知道，无论考上考不上，这事都瞎不了。”

“说得好听谁不会？你拿什么作保证呢？”

唐三嫂不知道拿什么作保证，就让刘六嫂说。

“要我说，这事简单——”刘六嫂说，“今天就让两个娃去领结婚证。结婚证领了，你娃考不上大学我女子不后悔，你娃考上了大学他自己也就不能反悔。”

“这怎么成？正在关键时候呢，可不能让娃分心呀！”

“不领结婚证也行，你拿一千元订礼来！”她伸开肥胖冒汗的手。

“我哪里有一千元拿出来呢？”

“没有一千给八百，没有八百给五百。”

别说五百，唐三嫂一下子连二百元也拿不出来。当初儿子给她引回一个可爱的女子她就暗中高兴，因为“自由”的人不讲价钱，她有了给没有了就不给。她虽然对这个女子的家教、未来的心性长相及生育情况有种种的忧虑，但始终不愿舍弃这个女子，经济上的考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“我家的情况，你不是不知道——就靠一把粮食，现在水呀肥料呀的又贵，林生又上学……我可真的拿不出钱。等娃将来挣钱了，我会补这个心的。”

“你没钱不会去借吗？等你娃将来挣钱了不会再还人家吗？”

“六嫂，咱们结亲可是结义呢……”

“什么话！好象我倒不仗义了！我让领结婚证你不愿意，让拿钱你说没有，让你去借又不去，一个萝卜八头儿都让你切了，你左不成右不成，究竟打的啥主意？”

唐三嫂又气又急，竟无言作答，当时竟默默地低了头。

“哼，我早看出这里边有问题。”刘六嫂站起来，说：“考不上了，就跟我娃好呢；考上了，就准备撂我娃呢。反正拿也白拿，撂也白撂，想得美！把我当傻子看吗？”她眼睛圆乎乎地瞪着盯住唐三嫂，说：“要么就好，要么就坏，你必须吐‘核儿’；你吃了一斗酸枣吐了三个核儿——差的核儿太多！不吐核儿，你娃的试也考不成！”说罢满脸变青，气冲冲就走，带起一股热风……

这简直是一场羞辱，尤其是在儿子临考前的紧张时刻。终生勤劳而又心地良善的唐三嫂，为儿子操碎了心，盼了十

二年才盼到这一天，本来就担惊受怕好多天吃不进饭，现在让刘六嫂一急一气，愁得连饭都吃不下了。她唯恐儿子知道了，因而强打精神强作笑脸里外应酬。昨天夜里她实在憋不住，向女儿讲了这件事。女儿和她同样的良善，母女俩相对沉默许久，不知怎么办好。后来都认为：只要唐林生一举考中，就什么话都好说……

这档子事，使唐三嫂在无比的困乏与忧愁中又添了一丝不祥的预感。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象听到雷声那样让她惊悚，心扑扑乱跳，头发散乱、发髻歪扭地一翻身坐起来。

“三妈！不好了——刘小虹跟她妈把我林生哥挡住不准进考场，跟我姐打起来了，把我姐的衫子都扯烂了，我正卖甜瓜呢，我姐让我赶快跑回来叫你……”是自家门中的侄子二丁丁。

唐三嫂连鞋也没顾得上穿，青线袜子着地，就朝考场跑。她这一急，只觉得头嗡嗡乱响，也顾不上脚下垫磕生疼，顾不得人看她的热闹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要赶快到考场去拦住那个母老虎，让儿子顺顺当当地去考试。她哪怕被抓破面皮撕掉头发或者咬掉手指，也一定要勇猛阻击。虽然，她单薄的身材自知不是刘六嫂的对手，虽然她从来不曾跟人放过泼，但她今天却要拿她的生命去拼了。

唐三嫂隐约觉得有许多人惊异地站住了看她，他们一定把她当成了疯子。头发乱了，发髻早已散开，气喘吁吁，眼前没有景物就只有一条影影绰绰的路……十五六岁的二丁丁都几乎追不上她。

3

其实，唐林生一起首并没有发觉事态的严重。那时，他到了考区，反而觉得轻松愉快。他引导姐姐在用白灰洒的警戒线外转悠，远远地看那贴了第×考场的红条子的教室，和里边拉开距离只许坐一个人的编了号的考桌；然后他找到了自己的考场和喝水处连同厕所。可怜没有读过书的姐姐，对一切都感到新奇、神秘，反而愈加显得紧张。

“你怕不怕？”姐姐问。

“怕什么呀？”

“我的心都跳呢！”

唐林生笑了，告诉姐姐：他越是参加考试越是高兴，象小时候过年那样。他讲的是实话——那是一种冲动，一种急于表现自我的欲望。姐姐非常高兴地看了他一下，然后把目光瞅向别的考生，说：

“你看，那个孩子还在看书呢！”

“那叫临时抱佛脚。”

“你看，人家穿得多整齐！忘了给你换一件新衫子啊……”

“这又不是相亲！”

他的良好的竞技状态感染了姐姐。姐姐笑着，看见那边在卖桃，就掏出一卷揉成团了的毛票给他去买，一只手提着装煮鸡蛋的蓝布兜儿。就在这时，唐林生看见了刘小虹和她的母亲，还有那个介绍人拉拉妈。